

云中岳武侠精品

龙游乱世

情侠系列



下

太白文艺出版社

I247.5

3330

(2)

云中岳武侠精品

情侠系列

乱世游龙

(下)

台湾 云中岳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目 录

第二十一章	离间铍羽	(331)
第二十二章	以毒攻毒	(346)
第二十三章	以牙还牙	(361)
第二十四章	穷追不舍	(376)
第二十五章	龙潭虎穴	(394)
第二十六章	绝世瘟神	(413)
第二十七章	深入腹地	(428)
第二十八章	血腥宫门	(446)
第二十九章	歼除余孽	(465)
第三十章	恶战山贼	(481)
第三十一章	追杀穷寇	(497)
第三十二章	余孽星散	(511)
第三十三章	搜寻余孽	(528)
第三十四章	初探玉虚	(543)
第三十五章	绝世奇功	(561)
第三十六章	巨魔麋集	(581)
第三十七章	再入玉虚	(602)
第三十八章	烟腾雾涌	(615)
第三十九章	恐怖绝域	(631)
第四十章	夙愿结缘	(646)

第二十一章 离间铙羽

这条官道上行走的客车并不多，许州才是南北大官道的分界站。从许州到开封的长程客车比较多，共有三家骡车行经营。

许州到郑州的经营车行只有一家，独门生意。许州骡车行郑州线的长程客车，每天只有一班。

郭店驿，就有许州骡车行特约的站头，通常在这里无法获得座位。这里只是一处歇脚站，午间车抵达，歇息后继续北上，旅客都是到郑州的，没有人在这里到站下车，所以也就不可能在郭店驿乘车北上。

但有人照料，就不会有困难。

昨晚定期长程骡车在新郑歇息过夜，就有三位旅客放弃余程，空出三个座位。

午间在郭店驿歇息，登程时上来了三个行商打扮的旅客。在郭店驿上下车，根本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三套骡车速度相当快，每趟车可载二十名旅客。

杨一元三个人的车座很理想，紧靠在前厢，少吃不少灰尘，而且视野良好。

走出二十里左右，他们看到霸剑奇花，孤零零单人独骑，快马加鞭超越骡车，赶到前面去了，显然是往郑州赶，猜想她可能查出惊鸿剑客一群人，遁回郑州溜之大吉，她怎么肯干休呢？

“看样子，她要赶惊鸿剑客到海角天涯。”小雅傍着杨一元，

摇摇头喟然说，“到底是爱呢，抑或是恨驱使她这样做？”

“爱也好，恨也好，深了都会伤人。”杨一元苦笑，“要是再拖下去，很可能掀起江湖狂风巨浪，两方面的亲朋好友，都会被卷入漩涡。”

“惊鸿剑客为何不远走高飞？”小雅提出疑问，“他一个人如果要走，快马加鞭一天可以穿州过县，换几匹马，三五天就可以远出千里之外，谁能找得到他？找处地方躲起来更安全。”

“他也不甘心呀！何况百绝头陀也牵住了他。他不怕霸剑奇花找上振武园，却不得不害怕百绝头陀到振武园群魔乱舞，所以他必须带了人在我附近出没，硬着头皮替百绝头陀扯我的后腿。他没料到这朵花也死缠住他不放，进退两难，自食其果，这个风流剑客的处境险恶得很。我猜，百绝头陀一定在混沌宫。”

“根据什么？”

“这里由无上散仙调度，始终不见有僧人出没，头陀一定和降龙神僧铁罗汉一些人，躲到混沌宫防守老巢。惊鸿剑客与头陀订有密约，几经挫折，可能真的有意远走高飞，他必须找到头陀解约。他如果往回走，那就是表示要去找头陀。我担心的是……”

“担心他那些朋友对我们不利？”

“担心这朵花不知自量，跟入混沌宫。那种地方，她一个美丽的女人，结果将是非常悲惨的，混沌宫是女人的地狱。小雅！你和小琴千万要记住，不管任何行动，切记不可离开我身旁。”

“这……”

“如果我请求你不要和我入山……”

“我会坚决拒绝你的，三哥。”小雅正色表示态度。

“所以，我有责任。要去，我们三人同命。只要我们能凝三人的力量为一，千军万马我们可以杀得进去，冲得出来。如果……”

“没有如果，三哥！我和小琴是你的左右手，这是毋庸置疑的。”小雅郑重地说，凤目中焕发出一种稀有的光彩，“你说的话，我……我好开心，三哥。”

“我的什么话？”

“笨哦！”小雅突然红云上颊，扭转娇躯羞笑，背倚在他怀里躺得舒舒服服。

官道积尘半尺，对车轮有缓冲作用，因此车行平稳。不久小雅倚在他怀中睡着了，秀丽的面庞仍残留着极为动人的笑意。

小琴本来是倚在车栏上假寐的，不久也靠在小雅的身侧睡着了。

车厢中间摆放着行李，厢壁是木栏，四面透风，旅客只能靠在栏上入睡。车行迅速平稳，厢内空气流通不至于暑气迫人，所有的旅客皆昏然欲睡，乘车旅行是相当惬意的，而且十分安全。

眼线们的目光，不会落在乘车旅客身上。

他不去想笨与不笨的问题，挽住小雅以免倾跌，不久也迷迷糊糊睡着了。他没想到，“要去，我们三人同命”这两句话，在小雅的内心里深处，涌起多大的波澜。

一个人如果不知自量，又不知自爱，行事必定趋于乖张，情绪一失控就不顾后果。

惊鸿剑客就是这种人，他妄想带了人和杨一元捣蛋，暗中策应百绝头陀，以便激起侠义道朋友的愤慨，岂知诡计一而再落空，反而让霸剑奇花死缠住他不放，哪有余力对付杨一元？

这一次更惨，连杨一元的面也不曾见到，半途便被小雅出面帮助霸剑奇花，一剑便把他吓得胆落而逃，怎敢再前往新郑找杨一元挑衅？

不敢进只好退，逃回郑州另做打算，以为霸剑奇花必定追向新郑，与杨一元会合，这次可以摆脱霸剑奇花，可以从容另作准

备了。

另行招兵买马的事必须进行，他已经身不由己。

他身边还有几个人，连情妇也算上，总数还有七个之多，实力仍算雄厚。其他的人已经丢下他不管走了。

武功、身份、地位最高的大河苍龙，由于其他伙伴贪生怕死逃走，伤势几乎恶化，把惊鸿剑客恨入骨髓，雇了车回郑州，便发出信息，要求所有的朋友，与振武园断绝往来，等于是截断了惊鸿剑客一条求助的门路。

七个人落脚在南关外的五福老店，当天便接到三位远道赶来助拳的长辈，他大喜过望，实力更为可观了。

这天他在店堂午膳，十个人坐了两桌，酒足饭饱，穿越膳堂返回客房，越过一位食客身侧，突觉腰带有异，伸手一摸，摸到一角纸方卷。

回房打开一看，脸色一变。

他以为回头走郑州，不会有人知道他的下落行踪，这下可好，他的如意算盘打错了一槽。

杨一元料错了他，他并非潜赴混沌宫找百绝头陀解约，而是想摆脱霸剑奇花之后，再纠集一些人虚张声势，让三方的人都不敢找他的麻烦。

三方面：霸剑奇花、杨一元、百绝头陀。

只要他具有够强的实力，三方面都不敢找他。

他是在胁迫之下，与百绝头陀协议的。他自问已经尽了力，实力不足以威胁杨一元，不是他的错，他再三失败，已经证明他尽了力，百绝头陀没有理由怪他临阵脱逃，不履行协议，他逃回郑州是不得已，情势不由人。

很不妙，麻烦似乎躲不掉。

站在南街尾路旁的大槐下向南望，大官道上行人稀少，偶或有一两位骑士经过，扬起一阵尘埃。

“他娘的！你们最好不要做得太过分。”他烦躁不安自言自语：“不要以为你们真吃定我了。”

掏出纸条看了一遍，生气地把纸条撕得粉碎。

身后传出一声轻咳，转身一看，立即气往上冲，剑眉一挑冷哼一声。

“是你这混蛋，你敢来？”他冲动地大骂，“艾红姑呢？她为何还不来？”

艾红姑，就是杨一元费尽心机，捉住要押往济宁州法办的绛羽飞天，被八臂金刚认出身份，不得不自认倒霉一走了事。

江湖朋友都不知道绛羽飞天的底细，其实她是妙观音的师妹，百绝头陀的另一个得意女徒。但她在外行走作案，从不透露身份，只有百绝头陀的几个知交，知道她是百绝头陀的女弟子兼情妇。为了这三个滥污的复杂关系，无上散仙就表示既羡慕又嫉妒。

来人是夜游鹰，难怪惊鸿剑客怒火上冲。

说来说去，他今天落得如此狼狈，夜游鹰就是引起纠纷的罪魁祸首。他为了接近霸剑奇花，拍胸膛保证协助捉拿夜游鹰。

“嘿嘿嘿……”夜游鹰发出一阵得意的阴笑，“在下为何不敢来？就算在下不代表头陀向你传话，你也奈何不了我。你，加上霸剑奇花三个女人，也奈何不了我。你最好识相些，别摆出臭面孔鸡猫狗叫。”

“你这狗养的神气起来了。”惊鸿剑客恶向胆边生，猛地疾冲而上伸手便抓。

夜游鹰比他机警，轻功也比他高明，反应奇快，忙一个侧闪，间不容发地避过他闪电一抓。

“你要是撒野，太爷不传口信了。”夜游鹰还真不敢和他来硬的，基本武功没有他扎实，“本来是艾红姑找你传口信的，她去见刘夫人，由我代传。”

“刘夫人？江湖三夫人的刘夫人？”他一怔，停止撒野，心中有数，对方用游斗术与他周旋，他的确无可奈何，追逐也脚下不争气，夜游鹰随时皆可能摆脱他。

他一点也不知道新郑所发生的事，在郭店驿便抽腿向后转了。

“对，就是她。”夜游鹰站在三丈外，保持距离以求安全，“她和戚夫人同时途径新郑，被重利所诱，两个夫人互相算计，结果……谁也没得到好处。我也不清楚内情，艾红姑去找她有事洽商。”

“那鬼女人如狼似虎，与百绝头陀那种花丛老手，该是相称的绝配，应该混在一起在床上分高低。”惊鸿剑客冷冷一笑，“我不喜欢那种淫荡的妖女。”

“你喜欢诱拐那些初出道的毛丫头，自命风流洋洋自得，其实狗屁！你根本就不懂享受女人，真该向头陀好好学一学。”夜游鹰嘲弄地说。

“去你娘的！说！什么口信？”他又要冒火了。

“立即赶回新郑……”

“什么？”他大叫。

他还没到就逃回来了，霸剑奇花一定在新郑等他，他的人又对付不了杨一元，怎敢又赶往新郑？简直开玩笑。

目下他的实力仍然不够，新赶来的三个人，或许可以对付得了霸剑奇花，但那朵花已经有了两个更高明的丑小子相助，他这几个人胜算有限得很。

“本来靠你到新郑牵制杨小狗，你半途折回溜之大吉，头陀的人很不高兴呢！”

“我被霸剑奇花那泼贱货，重创了我最有力的高手大河苍龙，被她阴魂不散死缠不休，我的人都被她吓跑了，我还能牵制杨小狗？不回来难道要我去送死？”

“你……”

“你去叫头陀来说。”他怒声说，“要我做力所不逮的事，他一定没安好心，玩弄借刀杀人阴谋，他最好不要过分逼我，哼！”

“你真要见他？”

“那是当然，我要当面告诉他……”

“你要告诉我什么？”身后传来百绝头陀的嗓音。

这里槐树成林，躲几个人容易得很。先前夜游鹰的突然出现，他没感到惊讶，这次百绝头陀现身，也不算意外，但他一转身，心中叫苦。

不只是头陀一个人，共有五个人之多，两个老道，两个妖艳美得惊人的粉红衣裙的女人。

香风醉人，他知道这个人的来历：刘夫人。

江湖三夫人，稍有名气的人都知道她们的来历。

他是名气不小的风流剑客，却不愿与名女人打交道。刘夫人艳名满江湖，妖艳冶荡裙带松，不是他所喜欢的类型，刘夫人的名气也比他响亮。他自负地认为他应该征服女人，而不愿被女人征服。

霸剑奇花一翻脸，她就缺乏兴趣了。

对方人多，他强硬不起来了。

“我人手不足。”他硬着头皮说：“去找杨小狗我毫无胜算，你要我到新郑找他送死，对你又有什么好处？头陀！不要逼我。”

“你这该死的混蛋。”百绝头陀破口大骂，“要你去，用意是你牵制他，让他分心，谁要你去送死？你半途就扮个怕死鬼向后转，误了佛爷的大事，折了不少人，你该当何罪？”

“你……你不要把责任往我身上推……”

“是吗？”百绝头陀顿着手中的禅杖，凶狠地一步步向他逼近：“你根本没把协议的事当一回事，只把全部精力，放在摘那朵花上，却又连那朵花都对付不了，你是在故意敷衍佛爷。”

“你这样说就不公平了。”他心中发慌，一步步后退，“是那朵花不放过我……”

“此路不通。”身后堵住的老道冷叱。

“给你两条路走。”头陀不再逼进。

“你是说……”

“去新郑，或者随佛爷到混沌宫。”

“老天爷，我哪敢到混沌宫，你要绝我的路？”他咬牙大叫。

他如果出现在混沌宫，振武园算是完了。

“你不必到混沌宫，佛爷只要求你带了你那些英雄豪杰，堵在荥阳的入山路口，以向杨小狗问罪的借口，设法缠住他，最好能缠住他十天半月，就不需要你了。”

“缠住十天半月？”

“对，十天半月，届时混沌宫就一切停当，只等杨小狗前来送死了。”

“这……”

“目下他仍在新郑，鬼鬼祟祟出没。你不去也好，因为佛爷的人已经不再理会他，你一去，佛爷的人不可能策应你了。”

他心中更寒，没有人策应，杨一元便会全力对付他了，他那里禁得起杨一元的全力一击？

“那……我在山口也堵不住他呀！”

“佛爷的人会策应你，而且都是高手中的高手。”头陀向两个女人伸手示意，“刘夫人也是其中之一，五子的门人请她任混沌宫的护法嘉宾。”

“我会全力策应你，小兄弟。”刘夫人媚笑，浑身绽放出醉人的风情，“我还有几个可用的人，每一个都比你那些英雄豪杰强，你怕什么呢？放心啦！小兄弟！一切有我。”

许州来的长程客车，正缓缓驶过。

车厢内的杨一元和两位小姑娘，隔着车栏看清了一切。

刘夫人与女伴的桃色衣裙极为醒目，远在两里外便可看到了。

“我……”惊鸿剑客进退两难。他心中明白，如果不答应，这里就是他的死所，有死无生。

“你会去的，是吗？”刘夫人不许他回避。

“好，我去。”他把心一横，肯定地回答。好死不如恶活，他不想死在这里。

“我在山口等你，小兄弟。”刘夫人满意地媚笑，媚目在他浑身上下转，像在欣赏一件心爱的物品。

他的人才第一流的，英雄魁梧气概不凡，正是充满春情的荡女猎取的目标，也是清纯少女们心目中的潘安宋玉。

“我会去。”他被看得局促不安，本来就对淫荡的女人怀有戒心。

“你可以走了。”百绝头陀下逐客令。

他死瞪了夜游鹰一眼，悻悻地走了。

“这个混蛋胆子真大。”杨一元不住摇头：“以他的身份来说，即使和百绝头陀这些人，在街上偶然站在一起，也会被人鄙视，他竟然敢在路边，和他们在一起言笑宴宴，振武园的门风，算是被他彻底败坏了。”

“那就是百绝头陀？”小雅对惊鸿剑客的事毫不介意，对这种人不屑一顾。

“对，他竟然躲在郑州。”杨一元说，“可惜，错过机会了，如果我志不在混沌宫，就可以在这里杀了他。”

“我下去……”

“不，不能打草惊蛇。”杨一元阻止她下车，这时车已驶入街口了。

“那两个女人……”小雅仍向车后观望。

“刘夫人。”杨一元语气平静，毫不激动。

“哎呀！你该下车……”

“不！我一下车，他们一哄而散，我们到混沌宫的秘密就守不住了。”

“以后她最好别让我碰上。”小雅恨声说，想起杨一元几乎葬送在这妖妇手中，她心里很不平静。

车声辘辘，驶入南关的驷车站。

惊鸿剑客的朋友，都是“颇有名气”的人物，当然不屑偷偷摸摸躲起来，必须保持他们的地位和尊严，因此是大大方方落店的。

五福老店也是颇有名气的客店，十几个江湖名人与武世家子弟住在一起，想登门挑衅的人真没有几个。

在城关范围内，想挑衅也得顾忌官府干涉。民心似铁，官法如炉；江湖的英雄好汉之间，尽管你打我杀无法无天，称英雄道好汉，动不动就刀剑出鞘流血五步，但假使有把柄落在官府手中，下场是会相当悲惨的。

替官府办事的人，包括保镖、护院、武师，一般称之为白道人士，以负责治安的人士为代表性人物。他们办起案来，没有什么武林规矩好讲的，缉凶第一。

江湖朋友的江湖规矩，他们可守也可不守，挠钩强弓劲弩一拥而上，抓住疑犯先打个半死，严重的先穿上琵琶骨防止遁逃，不管嫌疑犯是老几。

抄起家来那就更惨，铜墙铁壁也是枉然，筑寨而守也挡不住丁勇民壮，甚至会动用官兵，如果冲不破铜墙铁壁，那就用炮来轰。

所以规规矩矩的人，喜欢在城厢落脚，他们不犯案，也不希望无辜受害，毕竟是有王法的地方，多少有些保障，那些牛鬼蛇

神也有些顾忌。一旦出了事落了案，被抓住那就完蛋了。

惊鸿剑客十个男女住在五福老店，悄然赶到的霸剑奇花，就不敢到客店闹事，至少白天不敢去。

上次，她也不敢到客店闹，在城外偏僻处等候时机，跟踪时也等到离开市区之后才动手。

杨一元敢公然闹事，那是他有把握不会出事。在市区他不会杀人，把人揍个半死不会成为大案凶手，他揍人根本不需带兵器，斗殴的罪名不重，挨揍的人也没有脸面提出控告。

惊鸿剑客十个人神气得很，本来就是有名气的人。他们不知道霸剑奇花已经跟来了，更不知道杨一元也随后潜抵郑州。

惊鸿剑客不敢将与百绝头陀勾结的事透露，走漏丝毫风声，那样，他的朋友很可能一怒而散，谁还敢沾他？与百绝头陀秘密见面之后，他回店与柳彪密商。

该如何把这些朋友，骗到愁云岭山口阻挡杨一元，此中技巧必须合乎情理，不然将弄巧成拙功败垂成，这些老江湖是不易受骗的。

真要被他把人带到入山口，必定替杨一元带来不少困难，可以达成替混沌宫把守第一关的目的，让混沌宫能及时得到警讯而从容部署。

十个男女在店中的膳堂晚餐，两桌并成一桌，一面进食，一面由柳彪将最新的消息禀明。

柳彪的消息，当然是百绝头陀供给的，不但是假消息，也是行动的指示。

膳堂食客不多，多数食客已膳毕离去了。

灯光明亮，膳堂宽广，有人走动，一览无遗。

首先进来了两个青衣跨刀大汉，然后又是两个，分别堵住了前后左右四座门。

然后又是四个，四面一分。

惊鸿剑客十个男女，起初并没在意，等到四个人把住桌四周，他们便警觉出气氛不对了。

最后进来的是三个人，不佩刀而佩剑。

十双眼睛投注在这三个人身上，脸色微变。

三人在邻桌落座，店伙紧张又恭敬地，匆匆沏上一壶茶，惶然退出回避。

三双炯炯虎目，也回瞪着十个男女，脸上有阴森的笑意。这种冷笑，会让心怀鬼胎的人，心跳加快一倍，手脚发僵脊梁发冷。

“诸位商量妥当了没？”为首留了大八字胡，相貌威严的中年佩剑人，用洪钟似的嗓音阴笑着问，虎目中冷电森森令人不寒而栗。

“咦！你知道我们商量什么？”惊鸿剑客心中有鬼，抢着沉声问，“你阁下是……”

“我？我是管你们的人。”中年人冷冷一笑。

“管我们的人？阁下！你是什么意思？”

“我姓张，张大德，名字俗得很，郑州的一个小小巡捕，恰好可以管你们这种人。我是来查缉奸宄的，先查这间店，你明白在下的意思吧？”

“巡捕？你是有意找茬的？阁下……”

张大德虎目怒睁，拍桌而起。

“狗东西你给我竖起驴耳听清了。”张大德嗓门像打雷，声震屋瓦威风八面，“我如果有意找茬，你已经只剩下半条命，上了锁镣在牢里等死了。我可以把任何想像得出来的罪名加在你头上，上起杀人放火，下迄扰乱秩序对公人大不敬，皆足以把你整得半死。”

“你……”惊鸿剑客脸色大变，没想到对方的态度如此强硬。

“从现在起，你的一举一动，都给我小心了，任何惹我不高

兴的举动，我都会把你整得哭爷叫娘，你最好重视我的警告。”

“我袁家驹可是有身份地位的人……”

“你！你狗屎。”张大德嗤之以鼻，“你只是一个伤风败俗，不值半文钱的欺世盗名的人渣。”

“你这种以武犯禁，浪迹天下为非作歹的杂碎，腐蚀人心横打霸道的强梁，死光了才会天下太平。你先后纠合了好几批人，在本州耀武扬威，明里借口受到杨一元的凌辱誓在必报，暗中与中州五子、百绝头陀那些人勾结，替那些妖魔鬼怪打头阵，被杨一元赶得亡命而逃，仍然不知悔改。我警告你，你这些人如果胆敢往西走，到混沌宫替那些妖魔阻挡杨一元，我一定把你们弄上法场，五子与百绝头陀做下的劫财劫色大案，本州就不下于二十件之多，我要你们去顶，说一不二，我等你们进死囚牢。再见，在牢里见。”

有两个人变色而起，手落在剑把上。

张大德凌厉的目光，落在那两人身上。

“你的剑只要出鞘一寸，我一定先毁你们的手再丢入死囚牢。”张大德凶狠地说：“我现在就可以用私带杀人凶器犯禁的罪逮捕你们，你们信不信？”

“张巡捕，你神气够了吧！”那位坐在上首，三绺须已泛灰白的人冷冷地说。

“不是神气，而是在下好意救你们。”张大德冷笑，“你追魂一剑宋长河是英雄一世，为何愈老愈糊涂，被这个什么狗屁剑客，一句口信或者一封书信所骗，便急急忙忙赶来替他挡灾，你是不是活腻了？”

“阁下……”

“你何不问问他，他与杨一元到底有些什么不共戴天的血仇大恨？他又如何诱骗侮辱一个女人霸剑奇花？他如何坑惨了先后几批亲朋好友？他为何要带你们前往愁云岭混沌宫的入山口拦阻

杨一元？”

“我会问，我……”

“问吧！宋老兄，杨一元宰了中州五子，宰了五方揭谛，目下正与混沌宫的妖孽作生死斗，你们几个人行吗？你们帮助混沌宫的消息一传出，你们还有脸在江湖抬头挺胸吗？想想吧！阁下。”

柳彪的左手缓缓上抬，将要有所举动。

在桌外围的一名大汉，虎目怒张右手抬起了。

“柳彪！你的手再抬高一寸试试？”大汉厉声说。

追魂一剑老眼中冷电四射，狠盯柳彪。

“你想把我们送进死囚牢？”追魂一剑盯着柳彪一字一吐，“你一动手，后果将会如何？”

“你们将先以拒捕的凶犯罪名，先死掉一半。”张大德冷笑，“然后行文给你们的本籍抄家，不用问你们也知道后果。”

“请勿煎迫。”追魂一剑沉声说。

“在下无意煎迫，仅冲江湖道义给你们一些警告，间接地保全令名和生命，够情义了吧！再见。”张大德说完扭头便走，大汉们随后跟出。

“这混蛋可恶！”惊鸿剑客咬牙切齿。

“袁贤侄，我要知道详情。”追魂一剑沉声说：“我正感到怀疑，杨一元既然在新郑，你们是从新郑折返的，为何要转往西走等他？我要知道其中玄虚。”

厅口出现霸剑奇花，堵在厅口阴笑。

“宋前辈！他会编一千个理由，以掩饰他和百绝头陀一群凶魔勾结的罪行，有意借杨一元之手，剪除你们这些颇有侠名高手名宿，日后凶魔们作案就可少许多干预袁家驹！你说吧！必要时，我替你补充，好吗？”

“你是……”